

前 记

《自然论》这本小书是新英格兰新精神的产品和表现，也是爱默孙自身初期的经验和默想的产品和表现。虽然这本书是他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们说不出来，可是我们知道它的内容在他心里逐渐形成是经过若干年的。1833年9月，他在从英格兰回国的船上，有日记说：“我喜爱我的《论自然》这本书”。下一年隐居在康科特(Concord)，他在霍桑(Hawthorne)。后来住着写文章的第一间屋子里把他这本最初的著作继续写下去。这书的第一部分，据卡卜脱(Cabot)在他的‘备忘录’里说：“显然是早就写好的。这我想，也许包括着前五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精神)似乎是他搬到康科特之后所写的。第六章是作为前后两部分的联系而最后写的”。这本书于1836年9月匿名出版。

本书是爱默孙的早期内心生活的总结，所以它也是他一切后期作品的预示：正如喀莱尔(Carlyle)对他所说，“一个基础和一个土台，在这上面，什么伟大而真实的东西，你都可以建造。”在这基础上面，爱默孙着手建立那一种使他成名的建筑论文集，《代表的人们呀》，《英国特

性》，《生活的行为》等等。在这里和在他别的著作里，我们到处遇到《自然论》这本小书里所解释或是所暗示的种种思想。

读过喀莱尔的《缝补工》（1833—1834年初版）的人们会觉得那本书对《自然论》的一番比较是后发心灵的。哲学的研究者们会觉得，爱默孙的思想有多少类似于德国先验哲学派的思想以及它有多少是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理想的直接的继续，这两个问题是值得推测的有趣的问题。

诺尔曼·福尔斯德

R. W. 爱默孙小传

1805 年 5 月 25 日,爱默孙生于波士顿。他就他那祖先的世系曾计算过一番:七代是在美国受教育的,从 1636 年创立康科特(Concord)城的彼得·布尔凯莱(Peter Bulkeley)起,有几代是新英格兰急公好义的世家。他的父亲,——波士顿第一(Unitarian)教会的牧师,当拉尔甫·瓦尔陀(Ralph Waldo)10 岁的时候死了,遗下家属在艰困的环境里。然而爱默孙夫人却为孩子们的教育尽力设法,1817 年拉尔甫·瓦尔陀进了哈佛,1821 年毕业,名列同级名单上靠近当中的位次。他写了级诗,但这是别的 7 个高材生谢绝了这件差使之后才动笔的。过了 3 年的教书生涯,他回到哈佛神学院。1826 年,他取得了(Unitarian)教会的牧师资格——“如果他们考验过我,”他说道;“他们一定不会把我通过的”——3 年后,他做了波士顿第二教会的牧师。1829 年他与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爱伦露莎(Ellen Louisa)结了婚。她死于 1832 年,便在同年,他一生的大转折点到来。他辞掉了牧师职位,因为他不能凭良心来处理主的晚餐。3 个月后,他渡海到欧洲去。

他在欧洲建立了对喀莱尔 (Carlyle) 的一种交情, 一种过后成为终身友谊的交情, 遇到了许多重要的人们和许多重要的思想; 在精神和健康上都经过了一番修整, 1833 年回到康科特。除却间或一些短期间, 他就在这地方静静地度过了他的余生。他开始了讲演生涯, 1835 年和丽地亚·杰克生 (Lydia Jackson) 结了婚, 1836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自然论》。这本书销路不佳, 只有少许人在其中见到些精彩的东西。当他下一年在哈佛大学希腊文会 (Phi Beta Kappa) 讲到同一学说的时候, 他的思想的革命性是明明白白的了。沃立佛·温台尔·荷尔谟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称呼这篇演说“我们知识界的独立宣言”有些人称呼它“亚勃拉特 (Abelard) 的演词的美国版”。喀莱尔用赞叹的口吻说, 它是“可怕的作品”。他这句话证明是恰当的。当 1838 年爱默孙在哈佛神学院毕业生的前面, 把同一思想应用于宗教的时候, 牧师们吃惊了。爱默孙挨受了不忠诚呀、异教徒呀等等骂声。他一辈子就这样地挨了骂, 正如荷尔谟斯所说, 年青人觉得“主如是说”较老的人们则拿不稳, 这可不是恶魔在讲话么?

从 1841 年他的论文集第一卷出版起, 爱默孙进行着他的著作事业。他的主要兴味是在康科特, 在窝尔腾池 (Walden Pond) 畔幽静的散步、对亚尔科德 (Alcott)、托留 (Thoreau)、马格莱德·富勒 (Margaret Fuller) 及其他友好

的谈话，喀莱尔的来信以及他自己的不少的写作。他协同创立了先验哲学协会，编辑了从 1842 到 1844 年的厄运的《Dial》杂志，作了许多次演讲旅行，直到密西西比河以西那么远，他又游历了欧洲若干次，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1844 年问世的是《论文》第二集，1847 年问世的是《诗集》第一卷；1850 年《代表的人们》，1856 年《英国特性》，1860 年《生活的行为》，1867 年《五月节及其他》诗集先后出版；1875 年《文章和社会目的》便完成了他那较重要的著作的表单。但是这最后一书原稿散乱，却由 J. 爱略脱·卡卜脱整理完成，爱默孙晚年身体日渐衰弱，终于到 1882 年 4 月 27 日患肺炎去世。

爱默孙把美国罗曼主义运动的大部分概括了起来。他是新英格兰先验哲学派的心脏，可是没有参与它的不少实验——例如勃罗克农场的实验。他没有提倡过什么伟大的哲学体系：“愚蠢的执着是小心眼的妖怪”，他说过这句话。他讲话与其说好像学者，不如说好像是在宣达神意。但是从头到尾，他却宣扬着一个主义——高级的个人主义：“信任你自己；一切的心向这条铁弦振动着。”世界思想的很多的路径集合在他的心上例如，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呀，东方的智慧呀，圣书呀，培根呀，莎士比亚呀，康德呀，卢梭呀，威兰威士和哥尔利治呀，新英格兰新教徒呀，新英格兰扬基人呀等等。乔治·E. 伍德勃莱（George E. Woodberry）称呼他“阿美利加在文学上所

产生的唯一大思想家，”马太·亚诺尔特 (Matthew Arnotd) 则说过“他是那些想在精神方面生活着的人们的朋友和帮助者。”

关于爱默孙的生涯和著作的研究书籍在美国出得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 O. E. 荷尔谟斯所著的《爱默孙传》。

题 诗

无数的环儿所造成的一条微妙的链索
把下一个带到最远的一个：
眼睛在它所过的地方读到朕兆；
一切的语言，玫瑰都讲着；
努力要学人的蠕虫
则攀登过一切形相的尖顶。

小 引

我们的时代是回顾的。它建造着祖先们的坟墓。它写着传记、历史和批评。先前的各世代当面看着神和自然 我们呢,则借他们的眼睛看着。为什么我们不应当也享有着对宇宙的本原关系呢?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有着洞察的——并非传统的——诗和哲学,以及向我们启示的宗教——并非他们的宗教的历史呢?自然——它的洋溢的生命是流过了我们的周围和内部,而且是用它所供给的各种力量邀致我们和自然相调和地来行动的——抚育了我们一场,为什么我们还应当摸索在过去的骸骨中间,或是给活的世代披上了旧衣橱里拿出来古装呢?太阳今天又照耀了。田野上有着更多的羊毛和亚麻了。新的土地呀,新的人们呀,新的思想呀都有了。让我们要求我们自己的工作、法律、和崇拜罢。

无疑,我们没有无可回答的什么问题可以问了。我们必须依赖宇宙的完全,简直至于相信,无论事物秩序在我们心里唤醒了怎样的好奇心,这事物秩序总能够使它满足。每个人的状态是他所要提出的那些究问的象形文字的解答。在他感悟着作为真理的它之前,他把它作为

一生命扮演着。同样，自然就用它的各种形态和倾向描写着它本身的图案。让我们究问究问在我们周围那么和平地照耀着的伟大的景象罢。让我们究问究问，自然是向着怎样的结局的。

一切科学有着一个目的，就是寻求自然的理论。我们有着种族的和性能的各种理论，但还简直没有一条通到创造观念的奥僻的门路。现在，宗教的牧师们互相争执着，憎恨着，思辨的人们受着不真切的敷衍的尊敬，我们就这么远离了真理。但据健全的判断，最抽象的真理却最实际。每逢真实的理论出现的时候，它会是它本身的证据。它的测验是：它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现在有许多事都被认为不但未经说明，而且是费解的，例如语言，睡眠，疯狂，梦，野兽，性欲等等。

从哲学来考虑，宇宙是自然和灵魂所组成的。因此，严格地讲，凡是从我们分离的，凡是在哲学上作为“非我”——这就是说，自然和艺术两者——从其他一切人们和我自己的身体辨别出来的，必须列在‘自然’这个名称之下。在列举着自然的各值，计算着它们的全额的时候，我可以把这单语用于两种意义——它那普通的意义和它那哲学的意义。在我们现在的探究那样普通的探究上，不精确没有多大的关系；思想的混乱是不至于发生的。在普通的意味上，‘自然’关系着不为人类所改变的种种本质：空间，空气，河，叶子。‘艺术’则被应用于他的意志

和房屋，运河，雕像，图画那样的东西的混和。但他的积集起来的劳动却都是一些切削呀，烘焙呀，缝补呀，洗濯呀等等之类，无足重轻到在人心上世界那么宏大的印象中间，简直并不影响到结果似的。

第一章 自然

一个人要走进幽静的境界去，必须从他的居室退避得正像从社会那么远。即使没有人同我在一起，在我读着写着的时候，我也并不幽静。但是，如果人要孤独起来，那么让他看看星斗罢。从那些天空世界传来的光线会在他和他所接近的东西之间显出独立性。人不由得想 雾围气因有这种设计透明起来，也就使人类从天空的诸物体感觉到崇高美的永恒的存在了。在城市的街道中间看去，它们是多么伟大呵！如果星星在一千年中间只出现一夜，人们怎么会相信而且敬慕，而且把曾经显示过的神的城市的记忆保存了许多世代呵！但是天天夜里却都有这些‘美’的使节出来，用它们的警告的微笑使宇宙光亮。

星星唤醒了几分崇敬，因为虽然经常出现着，它们是不容接近的，但是一切自然的物体，每当内心向它们开放的时候，总都造成亲切的印象。自然永不摆出卑鄙的面目。最聪明的人也不追究她的秘密，找出她的一切完全性来，从而使他的好奇心丧失了。自然永不会变成聪明的人的玩具。花呀，动物呀，山呀反映了他那美妙的瞬间

的智慧，恰正像它们曾经娱悦过他那幼年时代的纯朴性一样。

当我们这样地讲到自然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着最明确但也最诗底的意义。我们意味着多种多样天然的物体所造成的印象的完整。就是这一点使伐木夫的板条和诗人的树有别。今天早晨，我所看见的可爱的风景分明是二三十个农场所造成的。弥勒主有着这块田野，洛克主有着那块，曼宁则主有着更远的林场。但是他们中间却一个也没有主有着风景。地平线上有着一宗产业，它是除了那双眼睛能够把各部分‘综合’的他——即诗人——以外，无人主有的。这是这些人们的农场的最好部分，可是他们的产权契据却没有给予这个什么户号。

老实讲，能够看见自然的成年人很少。人们大都没有看见太阳。即使看见，他们也看得很浮浅。太阳单只使成人的眼睛明亮起来，却照进了孩子的眼睛和心里。自然的爱者是这样的人：他那精神的和肉体的感觉还真实地互相调节着；他把幼稚时代的精神甚至还保留到成年时代中间。他那对天和地的交感变成了他的每日食粮的一部分。当着自然的面，这人尽管有着种种实际的哀愁罢，然而一种狂放的快乐还是通过了这人的内部。自然说，——他是我的生物，而且不管他那一切不适当的哀愁，他应当对我高兴。不但太阳或是夏天而已，还有一切时间和季节也都产生了它那快乐的贡物，因为从闷热的

中午到最阴森的夜半，一切时间和变化都应合着不同的心境而且认可它。自然是对于喜剧或悲剧都配合得同样恰当的布景。益于健康的空气是亲切的或奇妙的效果。薄暗时候，在多云的天空之下，走过有着雪漉漉的泥淖的荒原去，心里没有想到特别幸运的什么事件，我尝味着完全的欣喜。我高兴到恐怖的边际了。又在树林中间，一个人好像脱壳似的，脱除了他的岁月，在一生的无论什么时期，他总仿佛是小孩子。树林里有着永恒的青春。在这些神的种植场以内，庄严和圣洁君临着，永久的祝祭铺排着，客人看不出自己应当在一千年里对它们厌倦的道理。在树林中间，我们回到理性和信仰。那儿，我感觉着，我一辈子不会遭遇到什么事——没有什么耻辱和灾难(把我的眼睛留给我)是自然所不能修补的。站在光落落的地面上——我的头在快活的空气里沐浴着，向无限的空间抬着——一切意味着自我主义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 我是虚无 我看见一切 宇宙本体的流在我体内循环着；我是神的一部分或一片段。最接近的朋友的名字于是听来生疏而且突兀了：做弟兄，做相识，主人或仆人，这才是细故和纷纭了。我是无所包容的，不朽的美的爱者。在旷野上，我见到一种比在街上或村上所见的更亲爱更先天的东西。在平静的风景中间，尤其是在远远的地平线上，人看见约略像他自己的天性一样美的东西。

田野和树林所给与的最大的快乐是人和植物间的玄妙关系的暗示。我不是孤独着，不是不被承认着。它们向我点头，我向它们点头。枝条在风暴中的舞动，在我看来是新的，又是老的。它意外地惹动我，可也并不是生疏的。它的效果好像是笼罩在我心头的较高的思想或较好的情绪的效果，当我认为我想得公正，或是干得不错的时候。

可是足以产生这种快乐的力量必然并不存留于自然中间，却存留于人的中间，或是两者的和谐中间。把这些愉快用得很节制是必要的。因为自然并不经常穿着节日的服装，昨天好像为了女神们的跳舞那样，发着芳香而且闪烁着的同一场景，今天却弥漫着哀愁了。自然总是蒙有精神的彩色的。对于灾难之下劳动着的人，他自己所生的火的热里有着悲哀。所以有一种对风景的轻蔑，是刚才因一个爱友的死而悼惜的人所感到的。天空一笼罩到人口中间的苦难者的头上就较不壮丽了。

第二章 物品

凡是考虑着世界的‘目的因’的人都会洞察到许许多多的、作为一个个部分进到那结果中间的功用。它们都容许着被投进到如下的各个类别中间 物品 美 语言和锻炼教养。

在物品这一总名称之下，我把我们的种种官能叨光于自然的那些利益全都摆列进去。这，不消说，是暂时的而且是间接的，并不是像它对灵魂的服务那样，终极的利益。可是虽然低级，就它的性质来说，它却是完全的，又是一切人们所感知的自然的唯一的功用，当我们在这个把人类浮载过天界的绿色的球上，把那种为人类的赡养和快乐而造的安全的和奢侈的食品探检一番的时候，人类的不幸显得好像稚气的烦躁了。怎样的天使们发明了这些豪华的装饰，这些丰富的便利，这在上面的空气的海洋，这在底下的水的海洋，这在其间的大地的苍穹呢 这光的黄道带，这垂云的天幔，这气温的条纹外衣，这四重的年呢 野兽呀，火呀，水呀，石呀和谷物呀供奉他。田野立即是他的地板，他的工作场，他的游戏场，他的花园和他的床了。

“比他会注意到的
更多的仆人们服事人类。”

自然,就它对人类的尽职来说,不但是材料,而且也是过程和结果。各个部分都为人类的利益,不住地投到彼此的手里。风播着种子 太阳蒸发着海洋 风把水蒸气吹到田野去;冰在这行星的另一边,把雨凝结在这上面;雨养着植物 植物养着动物 这样,神的仁爱的无穷的循环滋养着人类。

有用的艺术都是人类的机智所构成的同一天惠的再现或新结合。他不再等候顺当的大风,却用蒸气实现‘伊索寓言’中的口袋,把三十二阵风带运在他船上的锅炉里。如要减小摩擦,他用铁条铺了路,于是乘坐了装满满满一船的人们,动物和物品跟在后面的车子,他从这城到那城,冲过平野去,好像老鹰或是燕子掠过空际似的。靠着这些助力的集合,世界的面目怎样从诺亚时代改变到拿破仑时代呵,穷苦的私人有着城市呀,船舶呀,运河呀,桥梁呀,都是为他建造好的。他到邮政局去,人类便受他的差遣跑着腿 到书铺去,人类便为他读着写着所发生的一切 到法院去,国人们便修补着他的不法行为。他把他的房子设立在路边,于是天天早晨,人类走过去,把雪铲除掉,给他开一条路。

但是,在这类的功用中间,却没有把细目列举出来的必要。目录是无穷的,而实例则那么明显,我简直可以把

它们留给读者来思索；总之一句话，这物品的利益是对更远的善有着关系的一种利益。人类并不是因他可以被养育而被养育，却是因他可以工作而被养育的。